

文章编号: 1004—1877(2009) 04—0012—04

女性身体的诱惑与恐惧

——二三十年代上海漫画中的性别想象

郑崇选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 上海 200020)

摘 要: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漫画是都市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其中关于女性身体的描绘让我们更加形象地触摸到了那一时代的两性建构, 而女性身体所带来的诱惑与恐惧, 则为我们展现了普通市民对于迅速兴起的都市文化的复杂态度。

关键词:上海漫画; 女性身体; 诱惑; 恐惧; 都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漫画在人类社会的活动里面发掘资料的题材, 而抓住一个时代的社会病态加以夸大的描写, 表现着时间上存在的历史背景。某一个时代的作家, 他所发表的漫画就含有当时的政治情形与社会状态, 若以过去的漫画加以检讨, 无异看到一部经济变迁史, 一本社会文化史, 或一本政治的流水帐记录。”^[1]然而, 吊诡的是, 在一些为数不多的漫画史籍中, 关于男女两性的漫画内容几乎是忽略不计的。在毕克宫的《中国漫画史》中对《上海漫画》的封面图是这样评价的: “当时, 上海风靡一种抒情画, 这是受外国的影响。英国的抒情画家比亚兹莱, 影响着很多人。《上海漫画》也开辟了不少篇幅给这类作品, 有许多抒情画是被当着封面画来发表的。像《快乐的爱神》、《女性幻想曲》、《迷惑的享受, 诱惑的贡献》等等, 多属于满足青年读者和小知识分子欣赏趣味的, 无非表现青年男女的精神苦闷, 对生活不健康的欲求, 以达到心灵上的满足与安慰, 内容多较庸俗无聊。它们的作者多为刊物的骨干张光宇、叶浅予、鲁少飞。”^{[2] (P100)}但这样的认识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谢其章在其关于漫画的专著《漫话漫画》中对《上海漫画》的封面就曾经有过截然不同的论述: “这个漫画刊物(《上海漫画》)于漫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

之地位, 第一版是封面画, 张张是名家之精品, 其水准足以傲视一百年而不落伍。”^{[3] (P120)}但为什么这些内容大多时候被漫画作者和漫画史家所忽略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男女关系的内容不能被纳入到革命的历史进程中, 与长期所形成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观是相悖逆的, 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好像也不甚合拍。以政治性的需求来衡量漫画的好坏, 艺术倒退居其次了, 这也是很有一部分漫画画家以后不再创作两性漫画的原因。叶浅予当年的一段自白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约略认识到许多漫画家后来放弃漫画创作的原因: “大家知道我的漫画工作有许多弱点和缺点, 在我的能力上一时不能补救不能克服的。政治性思想性所付与漫画艺术的重担, 决不是像我这样的能力所能胜任, 因此, 动摇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信心。我意识到时代的进展, 已经远远把我抛在后面了。由于自尊的心理, 不愿丢这个脸, 只好退下阵来, 另觅方向。”^[4]这样的自嘲与自谦显然不是出于作者的本意, 其中政治形势的原因才是以叶浅予为代表的众多漫画家放弃漫画创作的决定因素。据《时代漫画》编者称, 刊登两性生活的漫画是为了避开当局的严酷出版检查, 也为了争取更广泛的读者群, 以使刊物能尽可能地延长出版寿命, 不得

收稿日期: 2009—03—20

作者简介: 郑崇选 (1977—), 河南延津人,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上海师大文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不在内容上打主意,大量发表迎合小市民的内容消极的作品。漫画艺术的主要接收群体其实就是广大的市民群众,而在这里主编者却认为这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从中可见有关性别描绘的漫画虽大量出现却被有意忽略的尴尬。男女两性的关系是一个时代最为明显的社会特征,对于一个时代性别状况的考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很多漫画史家所定义的“不健康”的两性关系漫画,其实有着重新考察的必要,从中我们可以更加形象地触摸到那一时代的两性建构,其中女性身体在二三十年代上海漫画中的表现和描绘为我们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普通市民对迅速兴起的都市文化的复杂态度。

女性的身体诱惑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母题。女性的身体在现代历史的进程当中被认为是爱与美的象征。古往今来,无数的艺术家和文学家都讨论过女性的身体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女性的身体本身就是美的,而且是大自然的一种杰作。呈现出了为人类所迷醉的一切美学特征,比如曲线、柔和、平滑、和谐、流畅、圆润等等。可以说,“文明的起源与女性的诱惑的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女性诱惑的发生不仅是人类文明起源的表征之一,而且是文明的‘错失’之一。”^{[5](P53)}在漫长的男权社会当中,由于女性所带来的诱惑,逐渐形成了男性对于女性身体又爱又恨、欲扬又抑的文化心理。在中国,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和欣赏古已有之。但是在绘画艺术形式的表现上,对于女性身体形象的表现却一直是空缺的。约翰·海伊曾指出东亚艺术中女性裸体的普遍缺席,“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年以上悠久历史的美术传统中几乎没有对身体的表现?”^{[6](P53)}在身体的表现领域,传统中国一直用各种文化规则进行遮蔽,把它仅仅封闭在不能公开的私密领域,裸即是淫,淫即是罪恶。关于女性身体的艺术表现,从西方走进中国,引起了极大的惊慌和激动,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最震荡人心的女性身体上的变化。对于人体的绘画表现,曾经在近代中国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上海美专模特风波”即是其中一个极端的案例。

女性身体及其形象大规模的被商品化,成为公众欲望的对象,是随着现代都市文化的进程而形成的。从20世纪初,多种文化消费形式通过利用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欲望把艺术创作转化为商品

生产。因为都市化进程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上海社会的开放程度也远远领先于外地。“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大众流行文化的摇篮,到处充斥着女性诱惑的意象,最早预示着中国文化的一次巨大转型。女性诱惑已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都市语言,它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意符显现出来。”^{[1](P216)}身体,尤其是摩登女性的身体也成为漫画的重要题材。其中,《时代画报》、《万象》、《时代电影》、《良友画报》、《唯美》、《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等许多上海杂志中,都出现了大量女性身体形象。早在1926年《良友》杂志就刊登了西方裸体雕塑和画像,1928年还刊登了一组裸体造型,《上海漫画》第7期也开始连载《世界人体之比较》,至于其他报刊竞相刊载泳装女郎照片更是寻常至极。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漫画对于女性身体过多的描绘无疑使之有“物化”的倾向,不过若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女性的身体挣脱家庭的束缚,不断见诸于各种大众媒体,实有助于开拓女性活动的公共空间,并创造了当时上海别样的都市文化形式。漫画因为自身的艺术特质和艺术目的,对于身体的描绘反映出了漫画家和受众群体对女性身体的复杂态度。“凝聚在她们身上的性格象征着半殖民地都市的城市文化,以及迅速、商品化、异域情调和色情的魅惑。由此她们在男性主人公身上激起的情感——极端令人迷惑又极端背叛的——其实复制了这个城市对他们的诱惑和疏离。”^[7]

女性身体的发现,使展示女体美至少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和潮流的重要的刺激条件之一。随着时代的变化,对于女性身体的张扬表现在了各个方面。女性时装的身体意识也变得日益强化,其中,尤其表现在旗袍样式的变化上,从几乎遮盖女体每一部分曲线的宽裕放松型服装到1930年代刻意突出女体特征,“衣服与身体切实合一,柳腰曲线,臀部高举,袒胸露背”,中国女性,特别是上海女性的魅力通过服装的转型获得了崭新的意义,女性身体的诱惑性也更加突出。

在《上海漫画》中,描绘女性身体,尤其是女性裸体画占据了不小的篇幅,可以说这也是该画报获得读者青睐的原因之一,而很多反映男女两性关系的漫画也正是通过女性身体的描绘来具体展开的。《上海漫画》的漫画家群体从漫画活动之始就开始浸淫于西方绘画的营养之中,对于日

益增多泛滥的女性身体形象不可能无动于衷,一方面是想因此吸引读者的视线,当然也同时融进了许多自身对于女性的文化想象。在一幅名为《视线》^{[8](第6期))}的漫画中,描绘了三个不同阶层的男性对于摩登女性凝视部位的不同及所表现的表情的迥异,画面中的女子身穿旗袍,脚踏高跟鞋,留着时髦的齐耳短发。一名系着领结的文明绅士看的是女子的面部,表情平和;光头带着墨镜的男子盯则是女子的臀部,呈现出惊讶的表情;而带着毡帽的男子,则看的是女子穿的高跟皮鞋,目光中充满了艳羡的表情。漫画《青年人前面的视线》^{[8](第5期))}中一个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男子正饶有兴致的看着前边传着高跟鞋的女士的修长的腿部。还有更为夸张的两幅漫画,一幅是黄文农作的《凡心》^{[8](第4期))},一个手带佛珠,双手合十的和尚正一脸难受和向往地盯着女性夹着香烟的修长手指,内心激烈的心理斗争在漫画中得到很好的表现。而《妹妹我爱你》^{[8](第6期))}中竟然是撮合男女两性的月老对面前的摩登女士做出如此的表白。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摩登女性的身体对于各个阶层所造成的不同的影响,摩登女郎的身体形象被各种社会阶层所注视或接受,展示出巨大的诱惑性。比如高校学生、知识分子、年轻的妻子以及妓女。它开始被认为是标示女性的第一特征,它同时也成为一种通向机会的凭证、实现社会阶层转化的有力工具以及在都市中的现代符号。连高学历的大学殿堂,也难逃崇尚娱乐、务奢炫富的风气,皇后、校花一类的头衔,于校园中随处可见,女学生亦趋之若鹜。

而在20年代后的英国以及30年代后的美国之裸体运动的影响下,《时代漫画》的裸体画远远胜过《上海漫画》时代,甚至很多时候描绘的是富有色情意味的女星身体,更加突出了男性对于摩登女性身体赤裸裸的欲望。这种虚构的欲望世界不断地生产男性话语,使女性成为男性欲望的服从者,甚至沦为性的象征物。例如郭建英所作的插图《黑、红,残忍性与女性》,^{[9](第期))}绘有三个袒胸露乳、身姿婀娜的青年女子。配文为:“娇萨芬培克(Josephine Baker)(现译为约瑟芬·贝克)黑色之魅力,梅蕙丝脱(Mae West)桃色之魅力,如黑蛇般,如红蛇般,爬进了都市女人的细胞里……尽量地,然后把吐了出来:黑与红曲线之错杂,绕着,透入于男子生命中,于是男子们喘息了,疲乏了,而上海的色情文化又展开了新的方向。”

在此,男性权威操控着女性的身体模式,她被动地遵循着男人制造的女性形象标准——某种正在被日益扩大生产的标准美。在《时代漫画》中,女性身体作为男性欲望的形象投射,在男性话语和目光的构造下,生产出一系列丰乳、肥臀、蜂腰的性感女性裸体的摩登样式。在某种定程度上,性感女性裸体的摩登样式暗示了男性权力与男性自我的扩张。“女性存在的意义,只是为挑动男人的情欲而存在的被动性主体,女性只作为男性欲望的投射而被男性所消费。通过张扬男性权力并贬低女性身体,性感女性裸体的摩登样式构建了情欲领域的意识形态,强化了男性的绝对统治和女性的屈从地位。”^[10]

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而言,通过绘画作品再现的女性裸体形象一旦暴露于大庭广众,道德冲突必然就会发生。之后经过张竞生等人对于女性裸体大张旗鼓地宣扬以及多种现代文化形式的表现,女性的身体虽然得以进入各种公共媒体,然而围绕女性身体所产生的两性冲突依然在各种层面得到了反映,在漫画中我们同样感觉到漫画家们对于女性身体的焦虑不安。《上海漫画》第4期封面叶浅予所画的《蛇与妇人》,用马蒂斯式的线条勾勒出一个妖媚的女人体,与一条大蟒蛇纠缠在一起,可以说是一幅带有唯美主义颓废情调的“蛇蝎美人图”,鲁了了对这幅画作了解这样的解释:“在旧礼教积威所压制之下,一切的毒质:如虚荣、顽固、沉沦,酿成了一个乌烟瘴气的社会!——一般女性们是素向病弱的:最会吸收这些毒质,她们亦最会传布这些毒质!遂使人群中由此恶毒的染化”,此种观点明显把女性当成了所有丑恶现象的替代物。在《新山海经》中,女人同样也以蛇的形象出现。由都市文化培育出的女子一扫传统女性的以矜持腼腆、内秀外工的柔弱和封闭,接受并发展出以贪婪、自我、放肆、凶悍、性感为特征的开放和进攻,在事实上完成了中国文化传统对西方异质文化的接受。这样的女性想象显然是接受了现代都市文化的熏陶,由此产生了男性对女性占有、控制力的实际丧失,并在内心深处生发了深深的焦虑感,对于女性身体的异化是其心理的一种明显投射。但是,这种异化仍然没有化解男性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在另外的一些封面画中,甚至还出现了斩杀女性身体的有点血腥味的绘画表现。如在名为《人肉市场》^{[8](第4期))}的封面画中,漫画家飞飞就勾勒了这样一个恐怖的场景,一

个凶神恶煞般的传统中国女性正在手拿菜刀砍向放在砧板上的女性肉体,背后的铁钩上还挂了两个长发的女性身体,一个身穿对襟马褂的传统男子正提了一条女性的肉腿离去,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中国刚刚走出封建统治的普通民众对于女性身体的极度仇恨。在张光宇画的《堕落》^[8](《第8期》)中,一个倒挂的女性身体则被处理成了树叶的形状,从远处观之,则又是一个女阴的形状,女性的身体和女性最明显的性特征画上了等号,并赤裸裸的被命名为“堕落”。

二三十代的中国,正是新女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刻,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关于女性的种种进步言论开始活跃于中国的公共舆论。然而,透过这几幅很有代表性的关于女性身体的漫画,我们分明感觉到了所谓新女性的种种尴尬。民国的“新女性”,还仅仅是某些思想先行者的理想,而试图使女性身体形象得到张扬的裸体艺术也只能是某些艺术革命推动者的理想蓝图,只不过是建构了另一种形态的男性统治机制。女性身体的张扬与上海都市文化的紧密关系使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二三十年代对于摩登女性的谴责和管控往往伴随着对都市上海的批判甚至诅咒,在很多漫画作品都出现了对于上海都市社会黑暗和污浊的控诉,因为也正是在上海大都市这样“异质”和“邪恶”的空间中才滋生了摩登女郎的产生,因此,对于摩登女郎的态度其实就是对都市文化的态度的一种典型象征意象。“《王先生》”的背景,是我们这个被人颂扬同时被人诅咒的上海。在100期的《上海漫画》上,叶浅予是这样定位王先生所生活的上海的。“(上海)城内,人家告诉我,是一切阴谋的发源地,是罪犯和危险的通

逃薮;是粗暴残酷的劳动街。它被看作是一切阴谋据地,完全是一种杀人地带,好像但丁的地狱篇所说的那种地方^[11](《第8期》)。漫画家对于摩登女郎的复杂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普通市民群众对于摩登女郎的典型心态。城市男性在男性艺术家的漫画中被描写为受害者,他们也是嘲笑者的对象,嘲笑者想为在这种不平衡的社会关系挑起一个滑稽的回应,漫画方式的译解释放了观众的认知和理解。两性关系中表露的紧张和焦虑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都市人与现代都市的微妙关系,男性将对城市的种种感情投射在女性身上,男性主人公对女性迷恋又厌倦,向往又疑惧,这种情绪和心态同样映照在都市人对现代都市的观感上。

参考文献:

- [1] 黄士英. 中国漫画发展史 [M].
- [2] 毕克官. 中国漫画史 [M]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 [3] 谢其章. 漫话漫画 [M]. 新星出版社, 2006.
- [4] 叶浅予. 从漫画到国画 [J]. 人民美术, 1950年创刊号.
- [5] 殷国明. 女性诱惑与大众流行文化 [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6] 张英进. 中国早期画报队女性身体的表现与消费 [A]. 姜进. 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 [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7] 李欧梵. 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8] 上海漫画 [J].
- [9] 时代漫画 [J].
- [10] 庐滨. 艺术形象的社会构造 [A]. 文化研究 [M]. 第5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11] 漫画生活 [J].

(责任编辑 颜 健)

The Temptation and Dread of Female Body ——The Gender imagine of Dhanghai Caricatur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ZHENG Chongxuan

(Literature Institut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Shanghai caricatur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is the very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urban culture. Especially, the portray about female body let us to feel the gender organization in that time visually. In addition, the temptation and dread brought by the female body represent the complex attitude of common citizen to the arisen urban culture rapidly.

Key words: Shanghai caricature; female body; temptation; dread; urban culture